

上海黑幕

(三)

715.26
8321

海上警夢癡仙孫漱石簪

蛟川半頑逸史孫志雲校

第十一回

鍾厚丞糊塗受惑

賈乃航徼倖成功

話說厚丞與勞渤湘正在藻岑的書房內談天。忽聞樓上一陣女子哭聲。甚是悲慘。相顧詫異。藻岑子細聽了。一聽道。哭的乃是阿銀。大約又因不受阿秀管教。或是學曲子錯了字眼。以致在那裏責打。這是每天常有的事。不必睬他。厚丞道。小孩子有甚不好。祇能子細開導。天天打他。則甚。你應婉勸阿秀。纔是。藻岑道。別的話。阿秀句句聽我。祇有責打他們。說上去不肯歇手。叫我休管閒事。并言出了白花。花洋錢買來的人。決不見得把他打死。休要旁人擔甚心事。渤湘歎道。妓院中打討人的惡習。最是。可惡。儘有當做冤家一般。把樹柴段打得他死去活來的。若是再很毒些。更用紮底針。或鴉片煙。扞渾身亂刺。此風。凡是龜鶉所借的小房子。

內。幾。於。無。處。沒。有。可。惜。隣。居。大。半。怕。事。不。肯。向。捕。房。報。告。若。得。有。人。出。首。一。定。拿。送。公。堂。重。辦。那。纔。陰。功。不。淺。哩。藻。岑。道。阿。秀。不。至。於。這。樣。殘。忍。不。過。用。鷄。毛。帚。柄。揪。打。數。下。拍。灰。塵。般。的。沒。甚。痛。楚。厚。丞。道。鷄。毛。帚。柄。是。藤。條。做。的。打。在。身。上。怎。說。不。痛。渤。湘。瞅。了。一。眼。道。你。與。他。俱。沒。有。挨。過。阿。秀。的。打。怎。知。道。痛。與。不。痛。藻。岑。自。知。失。言。忙。住。了。口。向。壁。上。掛。的。時。鐘。一。看。已。經。兩。點。過。了。說。閒。話。休。講。我。們。既。要。找。賈。乃。航。可。便。快。去。厚。丞。道。本。來。大。家。專。等。着。你。藻。岑。高。喚。阿。珠。拿。一。件。馬。褂。下。來。穿。了。三。個。人。同。坐。汽。車。而。去。乃。航。的。古。董。店。開。在。虹。口。專。做。洋。莊。生。意。磁。銅。玉。石。書。畫。碑。帖。色。色。都。有。陳。設。得。甚。是。精。緻。說。起。來。沒。一。件。不。是。古。物。價。值。極。昂。其。實。真。正。是。否。古。董。連。乃。航。自。己。也。識。他。不。准。糊。裏。糊。塗。的。收。他。下。來。糊。裏。糊。塗。的。賣。他。出。去。生。涯。却。頗。不。小。三。人。到。得。他。的。店。內。不。料。去。得。太。遲。了。些。乃。航。已。不。在。店。中。出。外。收。貨。去。了。走。了。個。空。店。夥。與。渤。湘。認。識。請。他。們。至。賬。房。內。坐。下。敬。香。煙。敬。茶。的。甚。是。周。到。那。是。平。時。酬。應。主。顧。慣。的。渤。湘。問。乃。航。出。去。了。幾。時。回。來。店。夥。

答稱說他不准也。許馬上便回也。許須至晚上。渤湘問厚丞可要等他。藻岑說等人心焦何妨。且俟明日再來。店夥道他每天在店內吃飯。倘然有甚貴幹。最好早上便來。定能會得見他。藻岑繙眉道。我最怕的是早上。渤湘笑道。我知道你一早起身不來。這麼樣罷。請乃航明天吃過了飯。略等一等。我們仍是這個時候來罷。店夥唯唯稱是。渤湘又問藻岑。此刻到那裏去。藻岑說要回家。厚丞道。怎麼你出來得不多一刻。便要回去。不信和二嫂子這樣恩愛。一步離不開來。藻岑低低答道。實不相瞞。近來我每天吃過了飯。必須吸幾口烟。方覺渾身舒暢。今天同你們要緊出來。並沒有吸。故想趕緊回去。厚丞道。如此說來。你的煙癮比朗之更是大了。在上海儘管好吸。將來到了崇明。怎樣。藻岑道。崇明不知幾時回去。着甚麼忙。若說內地不能吸煙。巡警祇好去禁嚇。鄉愚怎敢向我們紳董生事。更是一些沒有要緊。厚丞遂不復再言。渤湘立起身別了店夥出外。叫汽車送藻岑回曹家渡。自己和厚丞商量。可要到衙門內去看看。朗之不知鏘華替他調排得怎樣。並好。

順便給個信兒叫他在裏頭不要心焦。厚丞連連稱好，說難得你這樣熱心。我替朗之感恩不盡。二人因乘電車同去，進得押所，見朗之愁眉淚眼，默坐在一張小榻之上，滿肚皮懊惱不堪的顏色。一齊形在臉上看，厚丞和渤湘進內，恍比親兄弟，更要親熱。眼中滴下淚來，執住了厚丞的手，說：「早知今日懊悔當初玉香這個惡毒婦人，真是害人不淺。」厚丞忙用好言安慰，並附着他的耳根，把已請渤湘設法與漢岑同去求乃航作保，不久即可出外的話，告知朗之十分感激。向渤湘低聲道謝。渤湘見朗之坐在榻上被褥俱全，起居自在，知道鏘華已招呼過了，纔得如此舒服。這地方不便多言，與厚丞遞個眼色，大家向外。渤湘問厚丞可還有甚別的事情，厚丞說：「今天沒甚別事，祇等明天見過乃航，後天無論如何定須回去。此刻要回旅館歇息一天，天亮出外的人忙得身子有些乏了。」渤湘說：「既然要回旅館，我也不邀你別地方去。」一准明兒飯後見罷，我在家中等你，可仍舊坐了馬得卡來。厚丞說：「那個自然。」遂各雇了一輛黃包車，彼此分道。厚丞回至旅館，即便找

天華說話問他鏘華可曾來過衙門裏的使費共需多少洋錢藻岑恐也沒有那個替他暫墊天華道鏘華來找過你的裏頭共用去多少洋錢沒有說起朗之身畔暫時沒錢大約由他設法墊用不妨俟出來後再說他臨去時向我再三諄囑叫你明天千萬不可動身大家再去同請律師這案定要翻他回來厚丞道明天果然回去不及要去找一個人請他保朗之出來至於翻案一層可等他出來後自己作主律師且慢前去看他天華道明天你去找那一個呢厚丞答稱是賈乃航天華問怎樣與他認識厚丞說由渤湘介紹天華略略呆了一呆說渤湘若使眞肯出力有些意思明兒可與鏘華商議一面把朗之保他出外一面請律師趕緊進稟要求復訊這樣雙方進行真是再好沒有厚丞尙未回言忽見門外有一個人探頭向內說錦先生可在裏面天華聽有人找他站起身來問是那個這人已一陣麻雀步奔進房來厚丞定睛一看乃是麻雀巧生天華道難得你上樓找我可是有人要兌珠寶或是那個公館裏有甚巧貨脫售叫我同去估看但這幾

天市面不好進貨。實有些不敢上手。任你怎樣。貨價便宜。一時沒有買主。便把本錢一齊攔住。做生意最怕這樣。巧生道有一個張公館。要想兌一對金鋼鑽戒指。二十顆精圓珠子。因爲主人出差。赴廣東去了。尙沒有到。到了。我便陪他過來。今天另外有件事兒。特來與你商酌。天華道。今天有甚事呢。巧生向厚丞。看了一看。欲言又止。天華道。鍾先生向來並不多口。又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有什麼話。儘說無妨。巧生始坐下。答道。近來北京新到了一個官場。此人官運亨通。自從前清到今。做的都是好。缺手頭足。有好幾十萬年紀。五十多了。最喜歡與人打牌。一萬八千的輸贏。甚鉅。麻雀起碼二千塊。底二四一千塊的。么二檢。直不打。你知道我又麻雀。是不讓人的。既然遇到了這種賭客。豈肯不與他大戰一場。無奈這二千塊錢。一時湊不來。手不怕。老哥和鍾先生見笑。七拚八湊。了三兩天。祇有一千五百。天華搖頭道。我知道了。想是要問我號內借五百塊錢。照你這副。又麻雀的本領。十場有九場穩贏。莫說要借五百。即使五千。也很放心。但這幾天各埠的匯票不

來號中自己。也。兜。不。甚。轉。並。非。你。難。得。向。我。開。口。我。便。一。口。回。絕。實。因。帳。上。邊。無。可。想。法。况。且。你。既。有。了。一。千。五。百。塊。錢。已。可。入。得。局。了。碰。二。千。塊。一。底。的。麻。雀。像。你。這。樣。又。法。斷。不。至。全。軍。覆。沒。難。道。還。要。找。出。錢。去。巧。生。道。若。是。先。碰。籌。碼。然。後。結。帳。或。者。碰。一。副。現。解。一。副。本。來。俱。已。夠。了。無。如。他。們。的。章。程。利。害。無。論。什。麼。人。入。局。先。要。付。現。洋。購。買。籌。碼。輸。完。了。再。購。再。碰。也。有。怕。輸。了。麻。煩。先。買。兩。底。或。一。底。半。的。故。而。二。千。塊。尚。不。能。入。局。必。須。先。有。三。千。我。並。不。是。問。你。借。五。百。塊。竟。要。借。一。千。五。百。纔。興。其。實。這。些。錢。不。過。擺。個。樣。兒。隔。一。天。可。以。原。物。奉。還。不。能。少。了。一。個。我。願。意。出。一。個。月。拆。息。一。分。二。分。由。你。照。算。你。道。可。好。天。華。仍。搖。頭。道。祇。要。我。帳。上。有。錢。借。一。兩。天。那。個。要。你。什。麼。拆。息。沒。有。却。巧。媳。難。爲。無。米。之。炊。真。叫。我。要。好。不。來。巧。生。躊。躇。半。晌。道。現。錢。當。真。手。頭。沒。有。可。能。另。替。我。想。個。法。兒。好。容。易。碰。到。這。一。個。局。面。一。千。八。百。的。可。以。穩。穩。贏。他。難。道。眼。睜。睜。放。他。過。去。不。成。天。華。道。我。號。中。有。的。是。貨。要。我。另。外。想。法。難。不。成。拿。出。去。馬。上。變。錢。這。可。萬。辦。不。來。巧。

生道。號裏頭的貨物。怎樣輕易好動。你和錢莊上。向有往來。可能借一張支票。與我票紙上寫十天期限。不用可以奉還。你想此舉。可使得麼。天華沈吟有頃。道支票借去之後。雖然明知你一定不用。但我號中。沒有什麼錢莊往來。祇新近三合公司。通了家莊公司。尙還沒有開市。巧生道。若能借三合公司的支票。雖然尙未開市。外間牌面很好。定能取信得來。天華道。既然如此。如此你須覓個保人。與我。我可以放心。巧生道。此票借來說明擺樣。要甚保人。天華道。你我俱是做生意人。支票開了出去。無論用與不用。終算便是銀子。怎能夠沒有人保。巧生向厚丞瞧了一瞧。道。真要保人。鍾先生肯替我擔代。一下子麼。至多三兩天內。必定把原票交還。一些沒甚風險。贏了錢。我感你大情。請你聽戲。厚丞聞他借票子去做賭。本心中很不爲然。那裏肯答應。保他答稱。明天就要動身。不便遵命。巧生笑道。祇要此刻允一句話。明天有事。回府儘管請便。等你再到上海。那票子原封未動。早已還與公司取消的了。與你有甚關係。厚丞聽了。祇是不允。巧生又道。你不肯替我。

擔保前天看我打的那幾副牌。難道還功夫不到不能決定贏錢。故此不放心。麼厚丞道。像你這樣麻雀。那得不百戰百勝。不過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休要生氣。似此暗中做弄人家良心。上恐有些說不過去。巧生略略把臉一沈。道。鍾先生。你這一句話。識錯人了。可把我認做是個賭棍。專一暗中做弄人家。老實說。我這一副手段。是幼年時吃了賭棍大虧。纔用心習練來的。如今提起賭棍兩字。尙令我恨如刺骨。怎麼我肯吃起這盤飯來。厚丞道。你既然痛恨賭棍。如何自己反想幹這事兒。豈與前途有甚嫌隙。故一心要算計着他。巧生道。我與前途並無嫌隙。因他是個官場。平時伸手要錢。不顧百姓死活。整千整萬的袋入腰裏。把地皮幾乎刮得精光。他既能欺侮百姓。刮得百姓的錢。難道我不好欺侮他。不能刮他的錢。這叫做悖入悖出。於天理上良心上。俱沒妨礙。倘然他也像你是個好人。我怎忍下得這毒手呢。天華聽言。把手指在桌上一擊。道。巧生。你這一番話說得真好。爽快。大凡官場的錢。那來路大半不明不白。如今也給他個不明不白。去掉些兒。

真是一個小小報應。可惜我手頭真沒有錢。如有一定幫你幹成此事。大家痛快。一下厚翁若果與我同意。不是我多一句口不妨放胆保他。一保暗中好替百姓。出口氣兒。厚丞低着頭沈吟不語。巧生又道。鍾先生我與你雖是初交。錦老天知道我的麻雀靈活。前天叫我打給你瞧。我便一張張沒有隱瞞。細細告訴着你。可知我爲人爽直。並不是個賭棍。靠着賭錢度日。不肯把祕密洩漏與人。今天你不肯替我作保。分明疑心我不是好人。以爲既學着這一手。害人的頑意。乃是倒脫靴。一流人物。祇恐未免有些講不過去。說着揚揚的立起身來。鬚髮要想向外厚丞。心地忠厚。聽他這樣口出怨言。以爲真是自己疑錯了人。覺得十分抱歉。忙轉口道。巧生兄。休要見怪。你真個祇和這貪官作對。並不去做弄別人。我成全你。替民出氣的志向。一准作保也好。但常言說得意不宜再往。賭過一場之後。那票子當真未用。請你趕快還與公司。這時我已回轉。崇明務必寫封信來。關照使我放心。纔好。巧生因重復坐下。道那個自然好曲子。祇唱一徧。贏過一場之後。第二場。

決。不。再。去。票。子。沒。有。用。處。當。然。還。與。公。司。完。全。我。的。信。用。更。脫。離。你。保。人。的。干。係。
我。一。准。發。信。知。照。很。好。天。華。聽。厚。丞。願。意。保。了。在。身。畔。摸。出。一。個。鐵。箱。鑰。匙。滴。哈。
哈。開。了。鐵。箱。取。出。一。本。三。聯。支。票。放。在。桌。上。對。厚。丞。道。既。然。由。你。擔。保。依。了。我。們。
生。意。場。中。的。規。例。祇。要。當。面。說。一。句。話。本。來。不。必。要。甚。保。證。但。這。張。票。乃。是。借。款。
與。生。意。往。來。不。同。我。是。公。司。中。的。經。理。究。竟。不。便。下。筆。恐。防。日。後。有。人。詰。問。朗。之。
容。易。答。付。鏘。華。却。不。好。說。話。這。支。票。最。好。請。你。大。筆。一。揮。我。來。蓋。用。圖。章。將。來。他。
們。不。提。此。事。便。罷。提。起。時。我。好。直。言。對。答。你。能。格。外。體。諒。我。麼。厚。丞。想。既。替。巧。生。
作。保。支。票。上。代。寫。與。不。代。寫。也。是。一。樣。遂。即。提。起。筆。來。當。場。寫。了。一。張。天。華。取。圖。
章。出。來。在。鈐。口。上。押。脚。上。與。英。洋。一。千。五。百。元。的。數。目。上。蓋。了。三。顆。又。打。了。個。年。
庚。圖。書。雙。手。撕。下。交。與。厚。丞。厚。丞。隨。手。給。與。巧。生。又。說。了。句。最。好。備。而。不。用。巧。生。
諾。諾。連。聲。接。過。來。納。入。衣。袋。之。中。含。笑。說。三。天。後。一。准。原。璧。奉。趙。歡。天。喜。地。而。去。
天。華。又。與。厚。丞。說。些。朗。之。的。事。情。一。個。有。心。探。聽。一。個。無。意。流。露。說。到。深。夜。天。華。

已把底細訪明知道這下半篇的文章祇能由勞渤湘去結束自己和鏘華不能干預明天去告訴鏘華不必再轉什麼念頭按下慢提厚丞談至一句多鐘回到自家房內安寢想起巧生借票之事暗歎上海真是徧地荆棘這官場遇到了他不知要送掉多少銀子看來賭博場中的壞人最多自己沒有着這道兒眞算是萬分之幸那知這個保人一做一千五百塊錢圈套已牢牢套在頭上幾幾乎鑽不出來忠厚心地最直祇道我把好心待人人家斷沒有惡心害我一時那裏想得穿他在床上胡思默索了一會朦朧睡去次日用過午膳便雇了一輛汽車去找渤湘藻岑同往虹口尋賈乃航這回乃航在店中候着彼此始得晤面厚丞看他年紀還四十未滿已留着兩撇菱角短鬚那鬚尖彎彎上捲酷意摹仿西人可惜祇有四五分長反覺甚是難看凹面孔高顴骨爆眼睛塌鼻樑招耳朵蹺嘴唇品貌生得並不出衆身上穿的乃是洋裝整理得不很精緻胸口挽的那一個結帶頭一長一短觸目異常皮鞋上的蜻蜓結兒挽得更更是抖亂變成蜘蛛網一

般身子本甚短小衣褲却又長又大不知他可是取着舒服但這褲脚管太覺低了走路時竟抹到地上衣袖管因出手太長以致拿了香煙敬客幾乎像籠在袖內一時不肯給人說話却對答如流甚是非常伶俐渤湘把朗之受屈之事從頭至尾述了一遍漸漸說至要他到衙中具保乃航起初聽一句點頭一句聽到後來伸着頸側着頭並不開口直至細細聽完始把舌頭伸了一伸道這事一誤再誤既入了那女子的圈套又入了杜鏘華的圈套了如今斷定的案要我進衙去保我那有這個力量還是快快去找鏘華是他弄壞的事可請他弄好回來渤湘道你瞧鏘華怎樣把此事弄壞可請說給我聽乃航道姓甄的既受了那女子之愚有人出來自認丈夫鏘華不應該再慫恿告狀豈不是他弄壞的麼渤湘微笑道終算你有些眼光看得到他一半其實此事全壞在鏘華身上若不是他穿針引線朗之怎樣和玉香認識起來至於所以穿針引線的緣故明白人一想便知且恐黑幕中還不止鏘華一人我們也不必說他此刻要緊去保朗之所以特來

和你商議那保東和一切使費由我與這位鍾厚翁擔代。但請放心說甚要找辦華設法此人敗事有餘成事一定不足何必再靠在他的身上呢。乃航道保東使費乃是小事既有二位到場自然十分可靠。但朗之兄保出之後此案如何結束我一些沒有把握怎敢冒昧應許。莫要保了他三天五天覆訊時又關了進去或竟冤枉到底把他判押數月再也求保不來豈不是枉費心機轉悔今日多此一舉我生平替人作事必定要通盤籌算不肯稍涉模糊幹得的纔儘力幹去幹不得決定不幹朗之兄這件事情並非我有意推托想來幹成了依舊不能結局何如不幹爲是未知二位的意下若何。至於衙門裏保一個人在旁人以爲千難萬難我却看來尙還容易。一因裏面熟人甚多個個可以懇他幫忙。二來你們既願出些使費自然更易辦事。三則朗之兄的案件雖涉刑案範圍並不是命盜重犯有什麼保不出來。渤湘聽罷送他戴一個炭簍道我二人因知道你衙門裏很有手面此事非你不興故此特地來相懇的若說保了出來之後可要再到公堂以

及如何結束。你覺得沒有把握。我却以爲保出後案。便鬆懈。將來自。有稟消之法。不信。你可瞧着。祇須十天。八天左右。定能應我。這句話兒。厚丞聽了。喜道。保出後。既能拿得穩。可以消案。買乃翁。務望格外出力。不但姓甄的。當圖報大恩。就是我們也很感激。倘有需用銀錢之處。准由我二人擔負。可好。乃航沈吟有頃。始與渤海附耳密談。渤海祇顧點頭。後來附耳轉告。厚丞乃是乃航。必須一千塊錢。方肯設法。厚丞問。可是馬上先要。或能稍緩。一兩天。匯來渤海。說祇要你當場答應。一句。緩天。匯來不妨。他好先去運動。一切祇等匯款一到。朗之便立刻出來。厚丞滿口應允。訂定明天便回。崇明三天內。一准匯洋到申。決不遲誤。渤海又去與乃航說了。乃航纔說。且等明天早上進衙。尋找熟人。見機行事。二人見話已說妥。起身辭別。乃航各自回去。次日。厚丞果向旅館算清帳目。一早便回轉。崇明立至。朗之家中。誑稱三合公司開幕。在卽立等資本進貨。朗之現住在公司裏。頭朝夕與鏘華。天華研究營業開幕。前不能回鄉。叫家中不必懸望。宿氏問。可有家信帶回。厚

丞說臨別匆忙祇有口信宿氏聽了疑信參半答稱容俟稟知老父作主遂差人請鈍儒到家商議鈍儒認定鏘華天華俱是好人厚丞又素來誠實諒情沒有什麼謊話叫把銀子一准匯去宿氏說上海不是少年人久居之地依了做女兒的意見銀子無須寄去可叫他趕緊回來家中足食豐衣不必在外做甚生意鈍儒怪他沒有見識說朗之出身富厚難得他留心商業幹得好甄門有幸將來可博個滿載而歸若使幹得不好可叫他趕快收場拿出去的資本不見得一個錢拿不回來卽或稍有虧折也使他增些閱歷日後遇事膽小用心保守家業未爲不可不比藻岑真是荒謬一到上海但知宿柳眠花尋尋他連影都不見那纔真是一個敗子一些兒沒有救藥哩宿氏聽了他老父之言不敢違拗祇得又取出五千銀子交與父親匯寄上海剛巧第三天竟然便到厚丞因銀子匯至三合公司打了一個電報關照渤湘叫他到公司去取倘然天華有甚推阻可至押所中給信朗之由他親筆寫張字條令天華如數照付諒可萬無阻滯渤湘接了這張電